

庫不實今惟母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發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母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緝多治麻絲葛緒細布絳是故布絳不興曰孰為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桓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日殫其家必懷喪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莫磨以力湛濁于酒滄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請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為物料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八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

非樂下第三十四

非命上第三十五

第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孰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孰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命雖強動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駟百姓之從事孰有命者不仁故嘗孰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辯然則明辯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辯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為刑

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為有益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出國家布施百姓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嘗未益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今雖母求孰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可錯乎今用孰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諄也說百姓之諄者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為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

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致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者文王封於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罪不肖服肱不利者處而頌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致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卿者言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為賞罰以勸賢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

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人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為君則不義為臣則不忠為父則不慈為子則不孝為兄則不良為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昔然則何以知命之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情於從事是以衣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苦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上帝伐之惡襲婁厥師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稷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排扁

天亦縱之棄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紂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則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共榮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負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或

以命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聞莫之見謂之亡然胡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未者亦嘗見命之物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為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命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命故先生對之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

大夫慎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為虛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歐駟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罷不肖我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情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心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陽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

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棄闕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侮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憐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命於然且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為



政乎天下之時曰必務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之人而教之為善是故出政施教賞善罰暴且以為若此則天下之亂也將屬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將屬可得而定也若以為不然昔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當此之時世不渝而民不易上變政而民改俗存乎禁紂而天下亂存乎湯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湯武之力也天下之亂也桀紂之罪也若以此觀之夫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則夫豈可謂有命哉故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今問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今問於天下亦豈以為其命哉又以為力也然今天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馭聘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為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將失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情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偽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術之此皆疑衆違撲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焉之總德有之曰先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孫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彼用無為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為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為以尚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舌而利其脣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治不强必亂強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飲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貴不强必賤強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強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强必貧強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興夜寐強乎紡績織紉多治麻績葛緒相布練而不敢怠倦者何

027 A.D. 1-5

也曰彼以為強必富不強必貧強必煖不強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母在手王公大人貴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紉矣王公大夫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為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紉則我以為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下以待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人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祛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君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仁者之言也今之為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強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

非儒下第三十九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

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後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為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為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戶弗登屋窺井挑鼠穴探罅器而求其人馬以為實則慙甚矣如其亡也必求馬偽亦大矣取妻身迎祇禱為僕乘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顛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傳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索有曰所以重親也為欲厚所至和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強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為馬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

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為道教是賤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洛居倍本棄事而安急徹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苦人氣觀鼠藏而羶羊視黃靈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仔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飽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仔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也人曰君子勝不遂奔拊函弗射強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

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遂奔揜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盡能猶且不得為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為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遂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為群殘父母而深賤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吾子若鍾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應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為人臣之道也今擊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力恬漢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為人臣不忠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貞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已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噓為深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道行遠矣夫一道術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偏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與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

也以所聞孔丘之行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為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拜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趨之為亂非仁義之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既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與白公同也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

順者也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猶哀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不可使導衆孔丘盛容脩飾以盡世法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衆儒學不可使議世勞思不可象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精財不能贖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逸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今君封之以利齊俗非所以導國先衆善於是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丘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及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為歸於魯有頃間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夫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嬰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丘之誅也孔丘為魯司寇舍公家而於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闢決植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蔡曼不堪十日子路為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



來而食號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為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偽行以自飾汙邪詐偽孰大於此孔丘與其門弟子間坐曰夫舜見瞽叟然就此時天下坡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為舍亦家室而託寓也孔丘所行心術所至也其徒屬弟子皆效孔丘子貢季路輔孔悝乎衛陽虎亂乎齊佛盼以中牟叛求雕刑殘莫大焉夫為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墨子卷之九

九

十五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沛九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平同高也慮求也同長以去相盡也知接也中同長也恕明也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日中岳南也義利也直參也禮敬也園一中同長也行為也方柱隅四謹也實榮也倍為二也忠以為利而強低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孝利親也有間中也信言合於意也間不及旁也倂自作也纏間虛也誦作味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堅白不相外也令不為所作也櫻相得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似有以相櫻有不相櫻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次無間而不櫻櫻也力刑之所以奮也法所若而然也生刑與知處也倂所然也卧知無知也說所以明也夢卧而以為然也彼不可兩不可也平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利所得而喜也為窮知而憊於欲也害所得而惡也已成亡治求得也使謂故譽明美也名達類私誹明惡也謂移

舉加舉擬實也知間說親名實合為言出舉也聞博親且且言然也見體盡若臣萌通約也合宜必功利民也欲岳權利且惡岳權害實上報下之功也為存亡易蕩治化罪犯禁也同重體合類罰上報下之罪也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聞耳之聽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也察也盡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微易也諾不一利用損偏去也服執說情巧轉則求其故大益復稷抵法同則觀其同虛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岳無非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說在同所存與者於存與孰存駟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同名二與闢愛食與招白與視麗與夫與履一偏棄之謂而固是也說在固不可偏去而二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與猶